



JIANGXIZUOJIA
JINGPINCONGSHU

作家精品丛书



雪地

姚雪雪◎著

姚

雪

雪



江西作家精品丛书

雪 地

姚雪雪◎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地 /姚雪雪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80742-822-0

I.雪… II.姚…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2187号

雪 地

姚雪雪 著

出 版 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涂 悦 许 洁
美术编辑	梅家强 赵 霞
制 作	彭 威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25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822-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刘上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当代中国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巨大深渺的气象，人们在感受着文学的内涵和影响的同时，也惊叹于一股股文学浪潮裹挟而去的景象。转眼间，新世纪也快走完十年的历程，文学在时间之流中继续着它的衍变。

回望这十年，文学的环境和自身也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市场和读者作用于文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作家焦虑的已不是他如何在文学中表达他的主张、传达激情和信念，而是考虑如何打动读者和占领市场；另一方面，作家在处理现实、呈现生活复杂经验上，存在着一定困难，对于“写什么”和“怎么写”等诸多文学话题还存在着难以厘清的争论。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中，江西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在文学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生长的活力之间，生成新的裂变。文学队伍的结构、文

学表达的焦点、文学描述的语言，也随着社会转型、传媒崛起、网络兴盛，而产生了不易察觉却惊人的变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环境对传统的文学气候构成新的挑战：如物质主义的生存现实，利益调整的社会格局，传统伦理的冲击碎裂，已无法使作家静心素面独坐书斋，借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辉煌的光焰取暖。他必须更加用心地谛听窗外时代列车的呼啸，更加用心地感受城市、乡村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或艰辛或振奋的脉搏，更加用心地辨析传统文化心理变革后在市场经济中呈现出的世道人心。

进入新世纪以后，尽管社会面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多元多样，但是文学的根本境遇没有改变。文学在求证并保存人类经验的丰富性、探索人的存在可能性、彰显人的行动和表达的自觉性上，依然保持着不灭的激情和冲动，文学依然是社会文明和时代进步的助推器。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江西作家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冷静和执著，保持着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象和现实矛盾、完善人的道德追求、捍卫人的精神价值的热情和勇气。他们真诚地拥抱时代却不浮躁，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却不趋时媚俗。他们理智地思考、发现，而不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对公众聚焦的简单描摹、对低俗欲望的无尽宣泄、对奇技淫巧的无谓追逐。始终保持文学的平常心、艺术性、严肃性，远离创作的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成为江西作家的共识。所以，新世纪以来的江西



文学创作，绝少游戏感、低俗化、轻浮状，总是力图以思想的映照来渗透文本，以冷静的思辨来叩问现实，以文化的自觉担当来回应历史。在一个更加多变和多元的社会里，一个作家既要深入生活广泛了解社情民意，又要保持沉静和强大的文学内心，保持自我坚定的艺术信念和顽强的精神臂力，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有足够的穿透力和烛照性。新世纪以来的江西文学延续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稳健”的面貌特征，但是，在形成一支思想更成熟、创作更活跃、成果更显著的作家队伍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涌现众多可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是一个时代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而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学精品，就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创作方向，积极树立正确的创作理念，不断创新创作方法，切实端正创作态度，始终牢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自觉地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以博大的情怀、深邃的眼光、丰沛的想象，去探究、体悟和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对时代精神本质做出更为深远的探索与表达，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思想给予积极而敏锐地发现和回应。创作出更多的内涵丰厚而思想独到的文学精品，是时代和人民的召唤，也是江西作家的神圣职责。

目录



A 记忆断裂疼痛不已

雪 地	3
白色春天	7
月亮月亮跟我走	11
舞台中央	14
长在1976年	18
放射科	24
产 房	29
值班室	35
洗澡堂	40

B 我是小鱼沉入巷底

1998水的记忆	49
水不可以倒流	56
雨 点	60
水流之下	63
歌声里的表达	66

色彩是心情的外衣	70
与桃花源第一次谋面	73
灯光其实很远	76
“英晚霞”的黄昏	79
我是小鱼沉入巷底	83
笔尖向上	88
后半生的窗前	96

颠荡和游离

从书堆中开始生活	107
破译九月	109
十二月的电影行走	114
颠荡和游离	118
一张报纸一座城市	123
时间的刻度	128
与黑夜的关系	132
多虑平药片适用者	136
沉默和说话	147

穿锦衣夜行

草 莓	159
青 团	162
手机十年	165

青花瓷瓶	168
足尖蝴蝶	170
穿锦衣夜行	175
空空的瓶子	178
淘旧货	183
手写体	186
盛 开	191
画家背后有座山	195
引领青春状态的阅读	198

时光的面容

低 语	203
天地美玉	207
临 渊	211
云街天市	214
叩问红瓦石墙	219
香山路天主教堂	222
甜蜜的冰窖	226
美人鱼的夏天	230
住在赛珍珠的家里	235
时光的面容	240

A

记忆断裂疼痛不已



雪 地

一觉醒来，积雪已堆到了窗前，窗台的高度正好等同于我。白蝴蝶一般漫天飞舞的雪花是苍穹喷出的气体，打在表情冷漠的树枝上。灰暗的天是雪花亘远的背景，高深莫测地被雪花搅动着划出忽近忽远的痕迹。

我趴在屋子里的窗前，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落雪禁锢人的行动，没有人怀疑窗户外面的寒冷。其实，屋子里并没有火，我把自己不断地投进想象的火焰中，自己为自己取暖。而这个寂寞的窗口，许多年茂盛或残败的

事物都被一一忽略和隐没了。

我九岁的尖下巴的哥哥在这个时候独自出门，到十里外小镇的边缘去。他必须去父亲的单位领回他和我每月十五元的生活抚养费。瘦小的哥哥扎进踉跄的雪中，他的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干草一样的响声。雪花沾上了他的额头，然后涸成水珠。水珠冰凉的感觉立即吸附了我的肌肤，它渗进血管，爬入心脏。我在窗前看见那个渐渐被雪吞没的身影，心被一只粗暴的手忽地提起来，然后漫不经心地拧疼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惧怕雪花。雪花所漫动的新奇和喧哗足以激活脸上热腾腾的红润。我兴奋地在雪地上踩着跑着，伸出舌头接住针尖一样垂直而落的雪花。雪花在倏忽一闪的麻和痛中消融了，它的熔炉是胸膛，它在静谧而涌动的深处潜流着，最终汇聚成热泪。

有一天，我也踏上了哥哥走过的路。

母亲愁云密布地牵着我的手走在去父亲单位的路上。母亲一路不停地 说：乖崽崽，叫你的爸爸回来好吧？叫你的爸爸回来好吧？我仰起脸，惊慌失措地接住雪花一样落下的叹息。在铺天盖地的茫然中，我睁大眼睛才发现，雪已停了。雪地上是寥无人迹的一片洁白，路边的房屋像蜷缩的老人披挂着白发。母亲和我深一脚浅一脚踩在雪地上，踩过的雪地混沌不清立即改变了颜色，仿佛旧年月白的绸布淋漓着水渍的忧伤。

这个时候，我忽然听见了鸟鸣，鸟儿清脆的声音让路边一棵硕大的老树枯枝发芽，在我眼里密布成苦绿的浓云。鸟儿在树枝间跳动穿梭，然后倏地掠向远空。最后又腾空落到我的肩上。

这只鸟儿是一只自行车的铃铛，放飞鸟儿的是爸爸单位的一位同事。

“这么小的孩子，能走这么远的路？我带她一段路吧。”

老树复活在妈妈的眼里，在她惶惶的喜悦中，我的手从母亲温热的手



剥离出来。我被抱起放在砾人的自行车的钢管上，双手抓紧了锃亮刺骨的龙头。我僵硬地偎在好心的陌生人怀中，眼睛紧紧盯着前方。路——不知所来又不知所终，世界就这样一直向前伸延着。

很多年，鸟儿的鸣叫在空寂中响起而且奇异地一定与冬天有关。在车轮的辗转中，我听到雪的头颅和身躯被碾碎的响声。汨汨的水流充塞了我的耳鼓，地上哪有那么多的淌不完的泪水呵！

我最后被安置在父亲工作的学校大门旁，等着一步一步往我这里追赶的母亲。怯懦的等待望眼欲穿，这使我宁愿从此一辈子徒步去远行。

我长大后，再回到那条路上已不是飘雪的日子。被雪掩埋过的路露出了坚硬的筋骨，即使陷在往事的崇山峻岭，在汽车的呼啸中依然是转瞬飞逝。所有的场景都无法辨认，唯有老树仍在盛开着细碎的阳光支撑着默默的浓荫。

我同母亲并没有见到父亲，母亲领到了我和哥哥的生活费，然后带着我在落暮中踏上归程。

乖崽崽，叫你的爸爸回来好吧？叫你的爸爸回来好吧？

雪又开始落了。

这是黄昏，以后我在阅读中看到黄昏充满了宽容的语句时，我也从没有忘记这个冬天暮色中的逼迫和窄仄。骤降的气温让雪凝成冰，脆薄锐利的冰凌使记忆时时断裂疼痛不已。

那天的月亮照着泛蓝的雪地，照着母亲和我一步一滑的归程。我找不到家，辨不清来时的路。母亲牵着我来到一扇我从没有到过的门口。黑夜的浸噬中星月暗淡，苍白的台阶让我绷紧的脚底犹疑不定。

门猛地推开了。我看见了屋里亲密依偎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母亲尖利地叫着：崽崽，你看！你看！

我看见了父亲。

盐一样的雪地吸蚀了我的言语。雪地刺得我的眼睛泪水充盈。黑鸟灰烬般纷纷伏落和淤积。我找不到任何拒绝寒冷的理由。

雪花路过窗外沉默无声，多少年她漫漫的凝望仅仅只是室内一只宽厚而安详的火炉呵！



白色春天

我记忆中砖红色朴素而有阳光的一排平房再次出场了。

平房从前是病房，而那个医院也是不陌生的。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里，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那个医院就在那篇小说中不明不暗地复活了。也许不叫做复活，医院原本就是存在的，它的颜色确实不明不暗，是那种洁净的和肮脏的白色。

若干年后，我遇到《十月》的一位老编辑，老编辑说，是他编发了《小镇上的将军》。我告诉他，我就是长在那个小镇上，而且就是在小说中的那个医院里长大。

医院是我的家园。

平房坐落在医院后面的一隅。很长一段时间它的用途是做传染病房，病房后面就是太平间，这使得医院的孩子从前玩耍时，被大人禁止靠近它。平房前有一块敞地，敞地上盛满了阳光。冬天的病房前金光灿烂，这阳光确实很诱人，让人想起冬天晒在棉被上太阳的味道，像脆松的爆米花一样喷香。吸引我的就是那些从诡秘中延伸出来的太阳光，我在玩耍时常常走近它的边缘，驻足对着那片房子遥想片刻。

病毒像乌鸦、蝙蝠一样飞出来，栖落在一棵硕大无蓬的樟树上，这棵大樟树让平房有了居家的意味。后来我们果然住进了这排平房改造成的宿舍。在空地上消夏，把攀折下来的樟树籽装进弹弓，我们四处寻找目标，但乌鸦和蝙蝠已飞得不知去向。

母亲从病房回来，她的手用消毒液冲洗过，屑屑碎碎的病毒像羽毛一样无处不在，它藏在母亲的头发或者衣角里同母亲一起回家，它落在墙壁上、落在饭桌上、落在床单上。我们与羽毛朝夕相处，日久天长，乌鸦和蝙蝠就是我们豢养的动物。在飞满了异端的乐园，我听到怪异的声音低擦着掠过实际落满肩头，这声音叫做呻吟。

我在母亲的子宫里听到过这种声音。

我的父亲在讲述我的出生经历时，每一年的同一天都十分有激情。父亲一直坚持说，他第一眼看到的女儿是雪白的，黑眼珠溜溜地转。刚出生的婴儿都是粉红色的，我为什么是白色的？是父亲错了，还是我错了？

冬天的太阳吸进肺里有些稀薄的甜味，这甜味沾满了一个婴儿细枝杆一